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
第二十五回 疑夢疑真司農訪鶴 七擒七縱巡撫吹牛

話說章直蜚和聞韻高兩人出了什剎海酒樓，同上了車，一路向東城而來。纔過了東單牌樓，下了甬道，正想進二條胡同的口子，韻高的車走得快，忽望見口子邊團團圍著一群人，都仰著頭向牆上看，只認做廳的告示。不經意地微微回著頭，陡覺得那告示有些特別，不是楷書，是隸書，忙叫趕車兒勒住車韁，定睛一認，只見那紙上橫寫著四個大字「失鶴零丁」，而且寫得奇古朴茂，不是龔尚書，誰寫得出這一筆好字！疾忙跳下車來，恰好直蜚的車也趕到。直蜚半揭著車簾喊道：「韻高兄，你下車做什麼？韻高招手道：「你快下來，看龔老夫子的妙文！」真的直蜚也下了車，兩人一同擠到人堆裡，擡頭細看那牆上的白紙，寫著道：敬白諸君行路者：敢告我昨得奇夢，夢見東天起長虹，長虹繞屋變黑蛇，口吞我鶴甘如蔗，醒來風狂吼猛虎，鶴籬吹倒鶴飛去。失鶴應夢疑不祥，凝望遠東心慘傷！諸君如能代尋訪，訪著我當贈金償！請為諸君說鶴狀：我鶴翩躚白逾雪，玄裳丹頂腳三節。請復重陳其身軀：比天鵝略大，比駝鳥不如，立時連頭三尺餘。請復重陳其神氣：昂頭側目睨雲際，俯視群雞如螞蟻，九皋清唳觸天忌。諸君如能還我鶴，白金□兩無扣剝；倘若知風報信者，半數相酬休嫌薄。

韻高道：「好一篇模仿後漢戴文讓的『失父零丁』！不但字寫得好，文章也做得古拙有趣。」直蜚道：「龔老夫子不常寫隸書，寫出來倒是梁鵠派的縱姿崛強，不似中郎派的雍容俯仰，真是字如其人。」韻高嘆道：「當此內憂外患接踵而來，老夫子繫天下人望，我倒可惜他多此一段閒情逸致！」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議論著，不自覺地已走進胡同口。韻高道：「我們索性步行吧！」不一會，已到了龔府前，家人投了帖，早有個老門公把兩人一直領到花園裡。直蜚留心看那園裡裡的鶴亭，是新近修繕，擴大了些，亭裡卻剩下一隻孤鶴。那四面廳上，窗檻全行卸去，掛了四扇晶瑩奪目的穿珠簾，映著晚霞，一閃一閃的暈成虹彩。龔尚書已笑著迎上來道：「韻高也同來，好極了！你們在哪裡碰見的？我和理惺中堂正有事和兩位商量哩！」那時望見高理惺豐頤廣額，飄著花白的修髯，身穿葛紗淡黃袍，腰繫漢玉帶鉤，掛著刻絲佩件，正在西首一張桌上坐著吃點心，也半擡身地招呼著，問吃過點心沒有。直蜚道：「門生和韻高兄都在什剎海酒樓上痛飲過了。韻高有一個請海軍游弋日本洋的折稿，和門生商量會銜同遞，恰遇著龔老師派人來邀，曉得老師也在這裡，所以拉了韻高一塊兒來。門生想日本既已毀船接仗，是豈非我開，朝廷為什麼還不下宣戰的詔書呢？」龔尚書道：「我和高中堂自奉派會議朝鮮交涉事後，天天到軍機處。今天小燕報告了牙山炮毀運船的消息，我和高中堂都主張明發宣戰諭旨，卻被景親王和祖孫山擋住，說威毅伯有電，要等英使歐格納調停的回信，這有什麼法子呢！」韻高憤然道：「這一次大局，全壞在威毅伯倚仗外人，名為持重，實是失機。外人各有所為，哪裡靠得住呢！」高中堂道：「賢弟所論，我們何嘗不知。但目前朝政，迥不如□年前了！外有樞臣把持，內有權璫播弄，威毅伯又剛復驕縱如此，而且宮闈內訌日甚一日。這回我和龔尚書奉派會議，太后還傳諭，叫我們整頓精神，不要再像前次辦理失當。咳！我看這回的軍事一定要糟。不是我迷信災祥，你想，二月初一日中的黃暈，前日打壞了宮門的大風，雨中下降的沙彈，陶然亭的地鳴，若匯集了編起《五行志》來，都是非常的災異。把人事變參合起來，只怕國運要從此大變。」

龔尚書忽然蹙著眉頭嘆道：「被理翁一提，我倒想起前天的奇夢來了。我從八瀛故後，本做過一個很古怪的夢，夢見一個白鬚老人在一座石樓梯上，領我走下一道很深的地道，地道盡處豁然開朗，倒進了一間似廟宇式的正殿。看那正殿裡，居中掛著一盞琉璃長明燈，上面供著個高大的朱漆神龕，龕裡塑著三尊神像：中坐的是面目軒露，頭戴禿頭，身穿彷彿武梁祠畫像的古衣服，左手裡握著個大龜，面目活像八瀛；上首一個披著一件袈裟似的長衣，身旁站著一隻白鶴；下首一個懷中抱一個猴子，滿身花繡，可不是我們穿的蟒袍，卻都把紅巾蒙了臉，看不清楚。我問白鬚老人：『這是什麼神像？』那老人只對我笑，老不開口。我做這夢時，只當是思念故友，偶然湊合。誰知一夢再夢，不知做了多少次，總是一般。這已經夠希奇了！不想前天，我又做了個更奇的夢，我入夢時好象正當午後，一輪斜日沉在慘淡的暮雲裡。忽見東天又升起一個光輪，紅得和曉日一般，倏忽間，那光輪中發出一聲怪響，頓時化成數百丈長虹，長蛇似地繞了我屋宇。我吃了一嚇，定睛細認，哪裡是長虹，紅的忽變了黑，長虹變了大蟒，屋宇變了那三尊神像的正殿。那大蟒伸進頭來，張開大口，把那上首神像身邊的白鶴，生生吞下肚去。我狂喊一聲，猛的醒來，纔知道是一場午夢，耳中只聽得排山倒海的風聲，園中樹木的摧折聲，門窗砰的開關聲。恰好我的侄孫弓夫和珠哥兒，他們父子倆踉蹌地奔進來，嘴裡喊著：『今天好大風，把鶴亭吹壞，一隻鶴向南飛去了！』我聽了這話，心裡覺得夢兆不祥，也和理翁的見解一樣，大有風聲鶴唳、草木皆兵之感。後來弓夫見我不快，只道是為了失鶴，就說：『飛去的鶴，大概不會過遠，我們何妨出個招貼，懸賞訪求。』我便不由自主地提起筆來，仿戴良『失父零丁』，做了一篇『失鶴零丁』，寫了幾張八分書的『零丁』，叫拿去貼在街頭巷口。賢弟們在路上大概總看見過罷？賢弟們要知道，這篇小品文字雖是戲墨，卻不是蒙莊的《逍遙游》，倒是韓非的《孤憤》！」

直蜚正色道：「兩位老師誤了！兩位老師是朝廷柱石，蒼生霖雨，現在一個談災變，一個說夢佔，這些頹唐憤慨的議論，該是不得志的文士在草廬吟嘯中發的，身為臺輔，手執斧柯，像兩位老師一樣，怎麼好說這樣咨嗟嘆息的風涼話呢！依門生愚見，國事越是艱難，越要打起全副精神，挽救這個危局。第一不講空言，要定辦法。」高中堂笑道：「賢弟責備得不錯。但一說到辦法，就是難乎其難。韻高請飭海軍游弋日本洋，這到底是空談還是辦法呢？」韻高道：「門生這個折稿，是未聞牙山消息以前做的，現在本不適用了。目前替兩位老師畫策，門生倒有幾個扼要的辦法。」龔尚書道：「我們請兩位來，為的是要商量定一個人手的辦法韻高道：「門生的辦法，一、宣示宗旨。照眼下形勢，沒有講和的餘地了，只有趕速明降宣戰諭旨，布告中外，不要再上威毅伯的當。二、更定首輔。近來樞府疲頑已極，若仍靠著景王和祖孫山的阿私固寵，莊慶藩的龍鍾衰邁，格拉和博的顛頑庸懦，如何能應付這種非常之事？不如仍請敬王出來做個領袖，兩位老師也該當仁不讓，恢復光緒□年前的局面。三、慎選主帥。前敵陸軍魯、言、馬、左，各自為主，差不多有將無帥，必須另簡資深望重的宿將，如劉益焜、劉瞻民等。海軍提督丁雨汀，坐視牙危，畏蕙縱敵，極應查辦更換。」直蜚搶說道：「門生還要參加些意見，此時最要的内政，還有停止萬壽的點景，驅除弄權的内監，調和兩宮的意見。軍事方面，不要專靠准軍，該參用湘軍的將領。陸軍統帥，最好就派劉益焜。海軍必要有個有膽識、不怕死的人，何太真既然自告奮勇，何妨利用他的朝氣；彭剛直初出來時，並非水師出身，也是個倔強書呆……」正說到這裡，家人通報錢大人端敏來見。龔尚書剛說聲「請」，唐卿已搶步上廳，見了龔尚書和高中堂，又和章、聞二人彼此招呼了，就坐下便開口道：「剛纔接到汪齋由湘來電，聽見牙山消息，憤激得不得了，情願犧牲生命，堅請分統海軍艦隊，直搗東京。倘這層做不到，便自率湘軍出關，獨當陸路。恐怕樞廷有意阻撓，托我求中堂和老師玉成其志，否則他便自己北來。現在電奏還沒發，專候復電。我知道中堂也在這裡，所以特地趕來相商。」龔尚書微笑道：「汪齋可稱鸞冠一時。直蜚正在這裡保他統率海軍，不想他已急不可待了！」高中堂道：「威毅伯始終回護丁雨汀，樞廷也非常左袒，海軍換人，目前萬辦不到。」龔尚書道：「接統海軍雖然一時辦不到，唐卿可以先復一電，阻他北來。電奏請他盡管發。他這一片舍易就難、忠誠勇敢的心腸，實在令人敬佩。無論如何，我們定要叫他們不虛所望。理翁以為如何？」高中堂點頭稱是。當時大家又把剛纔商量的話，一一告訴了唐卿。唐卿也很贊成聞、章的辦法，彼此再細細計議了一番，總算把應付時局的大綱決定了。唐卿也就在龔尚書那裡擬好了復電，叫人送到電局拍發。談了一回閒話，各自散了。

你道汪齋為何安妥穩穩的撫臺不要做，要告奮勇去打仗呢？雖出於書生投筆從戎的素志，然在發端的時候，還有一段小小的考古軼事，可以順便說一下。汪齋本是光緒初元清流黨裡一個重要人物，和莊侖樵、莊壽香、祝寶廷輩，都是人間麟鳳臺閣鷹鷂。汪齋尤其生就一付絕頂聰明的頭腦，帶些好高騖遠的性情，恨不得把古往今來名人的學問事業，被他一個人做盡了纔稱心。金石書畫，固是他的生平嗜好，也是他的獨擅勝場，但他哪裡肯這麼小就呢！講心情，說知行，自命陸、王不及；補大籀，考古器，居然薛、阮復生！山西辦賑，鄭州治河，鴻儒變了名臣；吉林劃界，北洋佐軍，翰苑遂兼戎幕。本來法、越啟豐時節，京朝士大夫企慕

曾、左功業，人人歡喜紙上談兵，成了一陣風尚，汪齋尤為高興。朝廷也很信任文臣，所以莊俞樵派了幫辦福建海疆事宜，汪齋也派了幫辦北洋事宜。後來俞樵失敗，受了嚴譴，汪齋卻只出使了一次朝鮮，辦結了甲申金玉均一案，又曾同威毅伯和日本伊藤博文定了出兵朝鮮彼此知會的條約，總算一帆風順，文武全才的金字招牌，還高高掛著。做了幾章《孫子□家疏》，刻了一篇《槍炮准頭說》，天下仰望豐采的，誰不道是江左夷吾、東山謝傅呢！直到放了湘撫，一到任，便勤政愛民，孜孜不倦，一方面提倡風雅，幕府中羅致了不少的名下士，就是同鄉中稍有一才一藝的，如編修汪子升、中書洪英石、河南知縣魯師習，連著畫家廉葦夫、骨董攝客余漢青，都追隨而來，躑躅踴躍，極一時之盛。一方面聯絡湘軍宿將，如韋廣濤、季九光等，又引俞虎丞做了心腹，預備一朝邊陲有事，替國家出一身汗血，仿裴岑紀功、寶憲勒銘的故事，使威揚域外，功蓋曾、胡，這纔志得意滿哩。

恰好中日交涉事起，北洋著著退讓，輿論激昂。有一天，公餘無事，汪齋正邀集了幕中同鄉在衙齋小宴，瀏覽了一回書畫，摩挲了幾件鼎彝，忽然論到日本、朝鮮的事。汪齋道：「那年天津定約，我也是全權大臣之一。條約只有三款，第二款兩國派兵交互知會這一條，如今想來，真是大錯特錯！若沒這條，此時日本如何能借口派兵呢！我既經參與，不曾糾正，真是件疚心的事！如果日本和我們真的開釁，我只有投袂而起，效死疆場，贖我的前愆了！」汪子升道：「老師的話，不免自責過嚴了。日本此時的蠻橫，實是看破了我國國勢的衰落、朝政的紛歧，起了輕侮之意，便想借此機會一試他新軍的戰術。兵的派不派，全不繫乎條約的有無，就算條約有關，定約究竟是威毅伯的主裁，老師何獨任其咎！兵凶戰危，未可輕以身試！」洪英石、魯師習也附和著說了幾句不犯著出位冒險的話。汪齋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倒這樣替我膽小！那麼叫我一輩子埋在書畫骨董裡，不許蘇州再出個陸伯言嗎？」正說得高興，忽見余漢青手裡捧著個古錦的小方匣，得意洋洋地走進來，嘴裡喊道：「我今天替老師找到一件寶貝，不但東西真，而且兆頭好，老師要看，必要先喝了一杯賀酒。」汪齋笑道：「你別先吹，只怕是馬蹄燒餅印的古錢。我可不是潘八瀛，不上你骨董鬼的當，看了再說。」漢青道：「冤屈死人了！這是個流傳有緒的真漢印，是人家祖傳不肯出賣的，我好容易托了許旁人，出了二百兩湘平銀纔挖了出來。還有附著一本名人題識的冊頁，明天再補送來。老師你自己瞧吧。」說時雙手遞上去。汪齋接了，揭開蓋來，只見一個一寸見方、背上纏著個伏虎紐的漢銅印，製作極精；翻過正面，刻著「度遼將軍」四個奇古的繆篆，不覺喜形於色，忙擎起一杯纔斟滿的酒，一飲而盡，拍著桌子道：「此印正合孤意！度者，古通渡，要渡非艦不可。我意決矣！」連喊「快拿紙筆來」，倒弄得大家相顧詫異。家人送上一枝蘸滿墨水的筆。汪齋提筆，在紙上揮灑自如地寫了一百多字。大家方看清是打給北洋威毅伯的電報，大力主張和日本開戰，自己願分領海軍一艦隊以充前驅。寫完，加上「速發」兩字，隨手交給家人送電報處去發了，大家便不敢再勸。這便是汪齋請告奮勇最初的動機。

不想這個電報發去後，好象石沉大海，消息杳然，倒是兩國交涉破裂的消息，一天緊似一天。高升運船擊沉了，牙山不守，成歡打敗，不好的警信雪片似地飛來。統帥言紫朝還在那裡捏報勝仗，邀朝廷二萬兩的獎賞，將弁數□人的獎敘。汪齋不禁義憤填膺，自己辦了個長電奏，力請宣戰，並自請幫辦海軍，兼募湘勇，水陸並進，身臨前敵；立待要發，被魯師習攔住，勸他先電唐卿，一探龔、高兩尚書的意旨如何，再發也不為遲。汪齋聽了有理，所以有唐卿這番的洽商。唐卿的電復，差不多當夜就接到。汪齋看了，很覺滿意，把電奏又修改了些，添保了幾個湘軍宿將韋廣濤、季九光、柳書元等，索性把俞虎丞也加入了。發電後，就喚了俞虎丞來，限他一個月內募足湘勇八營做親軍。又吩咐修整槍械，勤速操練。又把生平得意的《槍炮准頭練習法》，印刷了數千本，發給各營將領實習。又召集了司、道、府、縣，籌議服裝餉糈，並結束許多未了的公事，足足忙了一個多月。

那時，與日本宣戰的明諭早發布了。日公使匡次芳也下旗回國了。陸軍方面，言、魯、馬、左四路人馬，在平壤和日軍第一次正式開戰，被日軍殺得輾轉旗靡，只有左伯圭在玄武門死守血戰，中彈陣亡。海軍方面，丁雨汀領了定遠、鎮遠、致遠等□一艦，和日海軍□二艦在大東溝大戰，又被日軍打得落花流水，沉了五艦，只有致遠管帶鄧士袒血戰彈盡，猛撲敵艦，誤中魚雷，投海而死。朝旨把言、魯逮問；丁雨汀革職戴罪自效；威毅伯也拔去三眼花翎，褫去黃馬褂。起用了老敬王會辦軍務，添派宋欽領毅軍、劉成佑領銘軍、依唐阿領鎮邊軍，都命開赴九連城。大局頗有岌岌可危的現象。同時汪齋也奉電旨，申飭他的率請幫辦海軍，卻准他募足湘軍二□營，除俞虎丞八營本屬親軍外，韋廣濤六營、柳書元六營，也都歸節制；命他即日準備，開赴關外。好在汪齋布置早已就緒，軍士操演亦漸純熟，一奉旨意，一面飭令俞虎丞星夜整裝，逐批開拔；一面自己把撫署的事部署停當，便帶了一班親信的幕僚隨後啟行，先到天津，一來和威毅伯商購精槍快炮，二來和戶部籌撥餉款。誰知到了天津，發生了許多困難，定購的槍炮，一時也到不了手。光陰如駛，忙忙碌碌中，不覺徇徇了三個多月，時局益發不堪了。自九連城挫敗後，日兵長驅直入，連破了鳳凰岫巖，直到海城，旅順、威海衛也相繼失守，弄得陵寢震驚，畿輔搖動，天顏有喜的老佛爺，也變了低眉入定的法相，只得把六旬慶典，停止了點景。把老敬王派在軍務處，節制各路兵馬，兼領軍機；把樞廷裡莊慶藩、格拉和博兩中堂開去，補上龔平、高揚藻，又添上一個廣東巡撫耿義；把劉益焜派了欽差大臣，節制關內外防剿各軍；汪齋和宋鐵派了幫辦，而且下了嚴旨，催促開拔。在這種人心惶惶的時候，汪齋卻好整以暇，大有輕裘緩帶的氣象，只把軍隊移駐山海關，還是老等他未到的槍炮。一直到開了年，正月元宵後，纔浩浩蕩蕩地出了關門，直抵田莊臺，進逼海城。一到之後，便擇了一所大廟宇做了大營。只為那廟門前有一片百來畝的大廣場，很可做打靶操演之用，合了汪齋之意。跟去的一班幕僚，看看汪齋這種從容不迫的態度，看他每天一早，總領他新練專門打靶的護勇三百人、他稱做虎賁營的，逐日認真習練准頭，打完靶後，隨後便會客辦公。吃過午飯，不是邀了廉葦夫、余漢青幾個清客畫山水、拓金石，便是一到晚上，關起門來，秉燭觀書。大家都疑惑起來。汪子升尤其替他擔憂，想勸諫幾句，老沒得到機會。

卻說那天，正是剛到田莊臺的第一個早晨，曉色朦朧，鳥聲初噪，子升還在睡眼惺忪、寒戀重衾的時候，忽然一個弁兵推門進來喊道：「大帥就要上操場，大人們都到那邊候著，我們洪大人先去，叫我招呼汪大人馬上去！」說完，那弁兵就走了。子升連忙起來，盥漱好，穿上衣冠，迤邐走將出來，一路朔風撲面，凝霜滿階，好不淒冷！看看廟內外進進出出的人，已經不少。門口有兩個紅漆木架，上首架上，插著一面隨風飛舞的帥字大纛旗；下首豎起一扇五六尺高白地黑字的木牌，牌上寫著「投誠免死牌」五個大字，是方棧出角的北魏書法。擡起頭來，又見門右粉牆上，貼著一張很大的告示，寫來伸掌躺腳，是仿黃山谷體的，都是汪齋的親筆。走近細看那告示時，只見上面先寫一行全銜，全銜下卻寫著道：

為出示曉諭事：本大臣恭奉簡命，統率湘軍，訓練三月，現由山海關拔隊東征，不久當與日本決一勝負。本大臣講求槍炮准頭，□五六年，所練兵勇，均以精槍快炮為前隊，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能進不能退，能勝不能敗，日本以久頓之兵，豈能當此生力軍乎！惟本大臣率仁義之師，素以不嗜殺人為貴，念爾日本人民，迫於將令，暴師在外，拚千萬人之性命，以博大鳥圭介之喜。本大臣欲救兩國人民之命，自當剴切曉諭：兩軍交戰之後，凡爾日本兵官，逃生無路，但見本大臣所設投誠免死牌，即繳出刀槍，跪伏牌下，本大臣專派委員，收爾入營，一日兩餐，與中國人民，一律看待。事平之後，送爾歸國。本大臣出此告示，天神共鑒，決不食言。若竟執迷死拒，與本大臣接戰三次，勝負不難立見。迨至該兵三戰三北之時，本大臣自有七縱七擒之計，請鑒前車，毋貽後悔！切切特示！

子升一口氣把告示讀完，正在那裡贊嘆他的文章，納罕他的舉動，忽聽裡面一片聲的嚷著大帥出來了，就見汪齋頭戴珊瑚頂的貂皮帽，身穿曲襟藍綢緞青狐皮箭衣，罩上天青綢天馬出風馬褂，腰垂兩條白緞忠孝帶，仰著頭，緩步出來。前面走著幾個戈什哈，廉葦夫和余漢青左右夾侍；後邊跟著一群護兵，蜂擁般地出廟。子升只好上前參謁，跟著同到前面操場。只見場上遠遠立著一個紅心槍靶，虎賁三百人都穿了一色的號衣，肩上揹著有刺刀的快槍，在曉日裡耀得寒光凜凜，一字兒兩邊分開；還有各色翎頂的文武官員，也班分左右。子升見英石、師習已經先到，就擠入他們班裡。那時汪齋一人站在中央，高聲道：「我們今天是到前敵的第一日，說不定一二天裡就要決戰。趁著這打靶的閑暇，本帥有幾句話和大家講講。你們看本帥在湘出發時候，勇往直前，性急如火，一比從天津到這裡，這三個多月的從容不迫，遲遲我行，我想一定有好多人要懷疑不解。大家要知道，這不是本帥的先勇後

怯，這正是儒將異乎武夫的所在。本帥在先的意思，何嘗不想殺敵致果，氣吞東海呢！後來在操兵之餘，專讀《孫子兵法》，讀到第三卷《謀攻篇》，頗有心得，徹悟孫子所說『不戰而屈人之兵』的道理，完全和孟子『仁者無敵』的精神是一貫的，所以我的用兵更上了一層。仰體天地好生之德，不願多殺人為戰功，只要有確實把握的三大捷，約斃日兵三五千人，就可借軍威以行仁政，使日人不戰自潰。今天發布的告示和免死牌，就是這個戰略的發端。但你們一定要問本帥大捷的把握在哪裡呢？本帥不是故作驚人的話，就在這場上打靶的三百虎賁身上。本帥練成這虎賁營，已經用去一二萬元的賞金。這打靶的規則，立著五百步的小靶，每人各打五槍，五槍都中紅心，叫做『全紅』，便賞銀八兩。近來每天賞銀多至一千餘串，一勇有得銀二三兩的，可見全紅的越多了。這種精技西人偶然也有，決沒有條至數百人；便和泰西各國交綏，他們也要退避三舍，何況區區日本！所以本帥只看技術的成否，不管出戰的遲速；槍炮的精良，湘勇的勇壯，還是其次。勝仗擱在荷包裡，何必急急呢！到了現在，可已到了爐火純青的氣候，正是弟兄們各顯身手的時期。本帥希望弟兄們牢牢記著的訓詞，只有『不怕死，不想逃』六個大字，不但恢復遼東，日本人也不足平了。本帥的話，也說完了。我們還是來打一次練習的靶，仍舊是本帥自己先試，以後便要實行了。」說罷，叫拿槍來。戈什獻上一支德國五響的新式快槍。玃齋手托了槍，埋好腳步，側著頭，擠緊眼，瞄好准頭，一縷白煙起處，礮然一聲，一顆彈丸呼的恰從紅心裡穿過，煙還未散，第二聲又響，一連五響，都中在原洞裡。合場歡呼，唱著新編的凱旋歌，奏起軍樂，大家都嚴肅地站得齊齊的。只有廉某夫跨出了班，左手拿著一張白紙，右手握了一根燒殘的細柳條，在那裡東抹西塗。玃齋回顧他道：「某夫，你做什麼？」某夫道：「我想今天的勝舉，不可無圖以紀之。我在這裡起一幅田莊打靶圖的稿子，將來流傳下去，畫史上也好添一段英雄佳話。」玃齋道：「這也算個新式的雅歌投壺吧！」說罷，仰面而笑。就在這笑聲裡，俞虎丞忽在人叢裡擠了出來，向玃齋行了個軍禮，呈上一個電報信兒。玃齋拆開看時，原來是個廷寄，看罷，嘆了一口氣。正是：

半日偷閑談異夢，一封傳電警雄心。

不知廷寄說的事，且待下回細說。